




通往幸福的 漫漫长路

A Long 
Walk To
Happiness

一个“灰姑娘”的真实故事
澳大利亚·墨尔本

朱玲 著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文艺出版社

通往幸福的
漫漫长途

A Long 
Walk To
Happiness

一个“灰姑娘”的真实故事

澳大利亚·墨尔本

朱玲 著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通往幸福的漫漫长路:一个“灰姑娘”的真实故事/
朱玲著. —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15

ISBN 978-7-208-13115-6

I. ①通… II. ①朱… III. ①传记文学-中国-当代
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44499 号

出品人 邵敏
责任编辑 邵敏 崔琛
封面装帧 锐凡设计

插图设计



五行人平面艺术设计
TEL: 021-64750887



通往幸福的漫漫长路

朱玲 著

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o)
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世纪文睿文化传播分公司
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635×965 1/16
印 张 42
插 页 51
字 数 504 000
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I S B N 978-7-208-13115-6/I·1409
定 价 98.00 元

目 录

第二部 我的后半生：澳大利亚·墨尔本

- 003 第一章
昨日永不重复、今日亦不相同
到达澳大利亚墨尔本的第一天（1987年9月5日）
- 017 第二章
在澳洲开始的第一步：学校、找工、生活
（1987年9月—10月）
- 037 第三章
生活的新转机（1987年10月—11月）
- 046 第四章
我面临的选择——黑掉转入地下
（1987年11月中旬—1990年）
- 062 第五章
肖明到澳洲——再次的分离（1988年8月26日）

- 073 **第六章**
在澳洲的四年临居 终于与儿子在澳洲团聚
(1989年6月4日—1993年11月1日)
- 081 **第七章**
儿子与我在澳洲(1991年—1992年)
- 094 **第八章**
生活的转机 我认识了岱诺(1993年初)
- 108 **第九章**
人生在你手中创造 生意的起步(1993年—1995年)
- 119 **第十章**
我和岱诺,难忘的一个晚上(1993年圣诞后)
- 136 **第十一章**
终于能回家了,在漫长的七年半以后(1994年5月)
- 149 **第十二章**
只做一件事情,把这件事情做好!我的事业与生活
(1994年7月—1996年12月)
- 161 **第十三章**
儿子的成长 我们买下的第一栋房子
(1995年—1996年8月)

- 170 **第十四章**
我梦中的白色婚礼——我们新婚后的生活
(1997年1月26日)
- 186 **第十五章**
艰难的开端 我们的第一个工厂(1997年5月)
- 199 **第十六章**
我先生领我走进了澳洲的上层社会
带我到全世界旅游(1993年—2015年)
- 208 **第十七章**
走向中国 事业开始更上一层楼——第二家工厂
(2003年—2006年)
- 220 **第十八章**
我与爸爸终生的告别(2003年1月6日)
- 229 **第十九章**
永不放弃的追寻, 终将实现的梦
——Adidas 澳洲的供货商(2005年—2013年)
- 239 **第二十章**
Adidas 在中国的验厂制度
业务扩展到了欧洲, 事业的最高峰
(2006年—2013年)

- 249 **第二十一章**
我的澳洲婆婆变成了一只蝴蝶（2013年）
- 259 **第二十二章**
儿子成长的道路——他不再属于我
公司的兴起和低落（2011年—2014年）
- 277 **第二十三章**
回忆、寻根、重聚、报恩（2014年）
- 288 **后记**
夕阳无限好！（2015年3月）

第二部

我的后半生：澳大利亚·墨尔本

第一章

昨日永不重复、今日亦不相同 到达澳大利亚墨尔本的第一天

(1987年9月5日)

终于能够坐下来喘一口气了。

这是1987年的9月4日，此刻，我坐在从广州飞往澳大利亚墨尔本的飞机上，生平第一次坐国际航班，心里有些紧张。

机舱里几乎百分之百的乘客是来自大陆的，身边不断地有人提着大包小包挤过狭窄的过道；耳边到处是嘈杂的人声，夹杂着许多地方的方言，声音最大的总是广东口音的那一拨人，也许是因为他们地方语音的特点，即便是在说话，外来人看他们好像老是在吵架似的。上个月在北京的澳大利亚大使馆领签证的时候，好像也是这一伙人，在使馆里大声说话，把我的脑子都快要震裂了，当时我真想对着他们大叫一声：“在公共场合请不要大声说话，别让澳洲人

看低了我们。”当然，我最终什么也没说，因为我深知，靠我一个人是无法改变一些人的习惯的。

说上海话的那拨人相对要文明多了，各自将大小行李硬塞到头顶的行李架上，遵纪守法地系上了安全带，小声对边上的邻座开始了自我介绍，飞机才刚起飞，我座前的那两位同乡似乎已是多年的老朋友了。

我没有对我的邻座说话，她好像是最后一刻才匆匆赶到的，我朝着她抿嘴展示了一个礼节性的笑容，立刻又闭上了眼睛，进入了一个仅属于我的世界，周围所有的噪音和人声都似乎远离我而去了。

我的小腹在隐隐作痛，身体也一阵阵发冷，我真希望能够找一件衣服盖在身上，抵挡一下机上空调发出的刺骨的冷气，但却突然意识到，刚才在过关出境的时候，因为超过了限定能带的重量，被海关将包中的外套取出拦下了，同时取走的还有我的那床被子。我打了一个寒战，将双手交错着搭在肩上，用微弱的体温来给自己一点温暖。

我的身下在流着血，大量大量的血，我不敢移动身子，生怕鲜血会冲出厚厚的垫纸，蔓延到我的裤子上，那可太令人尴尬了。

今天清晨，我从睡梦中被电话铃声惊醒，朦胧中拿起电话，传来了刘医生急切的呼声：

“你的验血报告出来了，是阳性，你要立刻来医院做手术！”我惊呆了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今天是我出国的日子，下午就要坐飞机到广州，再转机去澳大利亚了，可是在这最后的一刻，竟然说我怀孕了。这该怎么办？

刘阿姨是我们的邻居，也是妇产科医院的主任医生，前天她来

我家为我送行的时候，我和她提及例假已经晚了一周了，于是她立刻让我去医院验了个血。当时只是想，也许因为最近北京上海来回跑取签证，再加上精神紧张造成的，验血也只是想给自己一个证明，可以无牵挂地上路，根本就没有想过会怀孕。

因为在过去的几年里，我和肖明的关系已经冷到了冰点，几乎没有任何肌肤之亲。一个月之前，当我终于拿到签证，订好机票以后，他才意识到我是真的要离开他了，也就是那仅有的一次告别性的接触，竟然又在我的腹中孕育出了一颗生命的种子。

刘阿姨是对的，除了立刻做手术以外，我别无选择。我这是要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和城市去学习，去开始我的新生活，怎么可能腹中怀胎呢？到时候我该怎么生活，拿什么来养活这个孩子呢？

不出国也是不可能的了，为了这一天，我已历经了太多的精神磨难，欠下了不知该如何偿还的经济债。但更重要的是在我的内心，我已经与周围所有的人，也和我所熟悉的一切告过别了，我绝不能走回头路！于是我连一个人都没告诉，独自去了产科医院。

产科医院用来做流产的手术台是一张冰凉的、银白色的金属床，我感到自己是那样无助地躺在那里听任别人的摆布。要不是刘阿姨的关系，我是绝对没希望在当天就做手术的，因为排队做这个手术的妇女很多。

流产的手术竟然是不给打麻药的，整个过程我都清醒着，紧咬着握成拳头的双手，竭力不让自己失声尖叫起来，直刺腹中的疼痛是那样令人难以忍受。一阵剧痛之后，紧接着的便是一阵冰凉的冲洗，我感到自己就像是屠宰场上的一只动物，所有做人的尊严和女人的骄傲，都在那一刻消失殆尽了。

“我们没有找到任何胚胎的迹象。等会儿将你的血再次送去做个

化验，看看有什么异常，你到时看化验报告吧。”做完手术后，医生例行公事地对我说，又转向了另一个病人。

我又冷又疼地穿上衣服，脚步缓慢地独自迈出医院，艰难地向家中走去。

“没有找到胚胎？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我没有怀孕，白白受了这场苦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上帝要把所有的苦难都降临到我的身上？难道我承受的还不够吗？这究竟是谁在开这个玩笑，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来负呢？”我一边走，一边在心里发着无声的愤怒。

回到家，我无力地瘫倒在床上，还有三个小时我就要去机场了，看着屋角边堆积着的行李，却没有任何力气来继续整理和封箱，我悲哀地闭上了眼睛。

突然，一双熟悉的小手抚摸着我的脸庞，怯生生地问道：“妈妈，你生病了吗？”

我睁开眼睛，搂住了刚刚爬上床来的亲爱的儿子小天天，憋了一上午都没有流下一滴眼泪的我，此时的泪水却像开了闸门的洪水，止不住地一泻而下。

“妈妈，你为什么哭啊？你很疼吗？你出血了吗？”

我闻声立刻起身一看，床单全部都被鲜血染红了，小天天惊恐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，用他的小手捂住了自己的眼睛，他才刚满四岁啊。

上帝啊，在这世上最最不能使我放下的，便是我最最亲爱的宝贝儿子，此时他所关心的只是他的妈妈是否有病痛，但是他却一点也不知道，最爱他的妈妈今天就要离开他了，将他留给爸爸和爷爷奶奶，去为他的将来，也为了妈妈自己的将来，寻找一条新的生活

道路。我不知道这一走何时才能回来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前景在等待着我，但是有一点我是坚信不疑的，那就是，我的出走将是一条不归之路，有一天，我会回来接他，我亲爱的儿子。一想到与儿子的分离之苦，身上的苦痛就刹那间不算什么了。

我深情地搂住儿子，他将一个红色的音乐盒放到我的耳边说道：“妈妈，我给你听小蘑菇音乐吧，听了你就不会疼了。”

那是他奶奶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带给他的礼物，里面是非常好听的钢琴曲，是儿子最心爱的玩物。我含泪对他微笑着点头，在小蘑菇的音乐声中，我暂时忘记了我的疼痛。

小天天好像预感到了什么，趴在我的床前一步也不离开。

“妈妈，你病了怎么去澳大利亚呀？你为什么非要去呢？”

“因为妈妈想去看看大墙外面的世界，也想为小天天去创造一个未来。”

“澳大利亚比天还远吗？”

“不，它只是在海的那一边。”

“但是天天还是不想妈妈去。”

“妈妈很快就会接天天去，很快！”

“你保证，你发誓！”

“我保证，我发誓！”

尽管这誓言是如此的苍白无力和虚无飘渺，但小天天还是很认真地相信了。我的心在流泪。

直到我站在机场的关口前，小天天才似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。他忿忿地甩开了我的手，躲在奶奶的背后，用他那双黑亮的眼睛沉默地凝视着我，任我千呼万唤，就是不肯投入我的怀抱。我知道他在生我的气，他是在故意疏远我，制造这冷漠惩罚我。

临踏进关口的那一瞬间，才听到身后传来他声嘶力竭的哭喊声：“妈妈你回来，我要妈妈，我要妈妈呀……”

“你想要用餐吗？”空中小姐的声音一下把我从自己臆想的世界中拉回到现实中。该是吃晚餐的时候了，可是我却一点食欲都没有。

“你该吃点东西，不然的话，飞机飞一夜，你会饿坏的。你脸色很苍白，是病了吗？”见我对空中小姐摇头，我的邻座突然出声说道。

我很感激邻座女孩的好心，立刻点头要了晚餐。同时又为自己只顾沉思冷落了别人而感到非常羞愧，于是立刻转向邻座作自我介绍：

“我姓朱，是从上海来的。你呢？该怎么称呼你？”

“你就叫我小方吧，也是上海人。哇！你的普通话说得真好，在机场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你了，我还以为你是北京人呢，气质真好！”我的邻座女孩说道。

我是绝对没有想到会在这样的时候，听到来自一个陌生人的赞美，不禁苦笑了一下，有些好奇的问道：

“你怎么会在机场就注意到我呢？”

“我在上海机场门口见到你和你儿子正在告别，你们两人都哭得好伤心啊，让人都不忍心看你们。那个抱走你儿子的人是你先生吗，长得挺帅的，大高个子的那个？因为听你们都说普通话，气质挺像演员的，我当时就在猜想你是干哪一行的？”

小方在那里详细描述着当时的场景，刹那间，儿子的哭喊声又开始充斥了我整个的脑海，那种声嘶力竭、绝望痛苦的哭声和无助哀怨的双眼，就像一个被抢下的镜头，活生生的，永永远远地刻在

了我的心里。

小方的声音又将我拉回到了飞机上的现实中。

“妈妈一直担心我到澳洲后会没什么朋友照顾，特地关照我在机场观察一下，看看有谁看上去是可结交的人，所以我才注意你，可没想到我就坐在你边上，真是太巧了！”

小方快嘴爽直地一泄而出。我挺佩服她可以那样的自来熟，看来刚开始几小时我的闭目无言一定是把她给憋坏了。

我们一面在机上用餐，一边互相开始小声交谈起来。当我们得知彼此是向同一个学校报到的时候，立时使我们的关系更加密切起来。

“你有朋友在墨尔本吗？”小方关心地问道。

“没有。”我茫然地摇了摇头。因为直到此刻，我的心还全部在上海，在儿子身上，丝毫没有一丝空间去容纳其他。

“啊，那你到墨尔本后谁来接你？你又住哪里啊？”小方关切道。

“学校不是会有车来接的吗？到时候他们也许会安排？”我不是很肯定地说。

说实话，因为不会英语，我也读不懂一大堆的文件上到底都写了些什么（在那个年代没有电脑，无法上网查询资料，也极少有书籍可以让你查询的）。反正船到桥头自会直，总会有办法的。这就是我当时的心态。

“呀，别做梦了！明天我们到达的时候是星期六，外国人的学校周末是不工作的，不会有人来接机！再说，学校的资料上都清楚地写着，你要是需要他们安排接机，是要预付 50 澳币，并且和他们先预约的。你这下可惨，也许得去住几晚旅馆了！”小方心直口快地向我描述了一个可怕的现实画面。

“住旅馆？那怎么行啊？一定很贵吧？”我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贴身的衣袋，那里珍藏着我此行唯一所带的外币，100美金！

“还有出租车呢？那也是要钱的呀！否则你怎么离开机场到市区去啊？”

小方说得有板有眼，好像对墨尔本了如指掌，对每一步该干什么也都胸有成竹，不禁令我对她另眼相看。说实话，到目前为止，我还从来没有坐过出租车，更不知道外国的旅馆要花多少钱，心里不禁七上八下地紧张起来。我忍不住问小方：

“那你呢，到时候有人来接你吗？你怎么会对墨尔本这样熟悉的？”

小方突然咯咯地大笑起来，声音清脆响亮得就像个青春的小女孩。

“哈哈……，我的男朋友比我签证早下来，已经在墨尔本三个多月了，我们几乎每周通一次电话。而且他的来信总是将所有的一切描述得很详细，所以我就像是在墨尔本生活了好长时间一样，对那里的情况已经了解得很多。没想到今天真的是用上了。”

小方看着我恍然大悟的神情，不禁有些得意地继续说道：

“明天早上我男朋友会来接我。他同屋的房东已经在墨尔本两年了，自己还有车，所以明天他们会开车来接我。”

哇，才到澳洲两年就已能够买车啊！我暂时忘记了明天该怎么办的苦恼，沉浸在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中。

突然，小方的声音打断了我的遐想。

“这样吧，明天下飞机后，我让我男朋友将你也一起带上，临时在他那里挤一挤，星期一到学校报到后再想办法。你说好吗？”小方爽朗果断地说着，就好像是我的护卫天使，我的心里不禁升起了由